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文学译论》

六十年纪念文选

60

(第二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文学评论》

六十年纪念文选

60

(第二卷)

第一卷

文艺理论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问题	蔡 仪 / 3
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	王朝闻 / 22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王元化 / 37
形象思维再续谈	李泽厚 / 47
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	林兴宅 / 65
说 丑	
——《美学新论》之一	蒋孔阳 / 78
文学与人类学本体论	陆贵山 / 89
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	
——新理性精神	钱中文 / 107
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	党圣元 / 125
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文论对话	孙绍振 / 141
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	周 宪 / 153
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	杜书瀛 / 168
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	高建平 / 192
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	童庆炳 / 207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	姚文放 / 228

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

——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赵宪章 / 243
强制阐释论	张江 / 264
论文学的思想倾向性	张炯 / 290
关于美学文艺学中“实践”的概念	王元骧 / 304
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	
——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	傅修延 / 321

比较文学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范存忠 / 343
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	
——《俄国文学史》中译本第二版后记	缪灵珠 / 376
略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	卞之琳 / 405
通感	钱锺书 / 434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	罗念生 / 440
艺术是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管窥	杨绛 / 452
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杨周翰 / 459
“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	
——评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	罗大冈 / 466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	刘柏青 / 482
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	江弱水 / 493

第二卷

古代文学

陆游及其创作	程千帆 / 509
“文心雕龙”初探	刘绶松 / 526
论关汉卿的杂剧	邦振铎 / 557

辛弃疾词论纲	夏承焘 / 582
再谈《胡笳十八拍》	刘大杰 / 596
论陆机《文赋》中之所谓“意”	郭绍虞 / 610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俞平伯 / 618
叶燮及其《原诗》	敏 泽 / 660
论意境	袁行霈 / 676
建安七子论	徐公恃 / 691
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	胡念贻 / 707
试论北朝文学	曹道衡 / 732
《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	王利器 / 748
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周勋初 / 774
论萧纲的文学思想	王运熙 杨 明 / 782
《坎曼尔诗笺》辨伪	杨 镰 / 796
永明诗歌平议	跃 进 / 816
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	傅璇琮 / 832
论《诗经》比兴的联想方式及其与四言体式的关系	葛晓音 / 844
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认同问题	罗宗强 / 866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	吴承学 / 881

第三卷

现代文学

论巴金的小说	王 瑶 / 903
《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 / 945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	陈 涌 / 962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	夏 衍 / 988
《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	孙玉石 / 1003
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	唐 疊 / 1021
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赵 园 / 1038

《呐喊》《彷徨》综论（上篇）	王富仁 / 1062
《呐喊》《彷徨》综论（下篇）	王富仁 / 1079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 1102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	刘 纳 / 1118
胡风与卢卡契	艾晓明 / 1142
预言与危机（上篇）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汪 晖 / 1165
预言与危机（下篇）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汪 晖 / 1178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上）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 / 1199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下）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 / 1222
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	谭桂林 / 1235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	
——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	吴福辉 / 1256
认识老舍（上）	樊 骏 / 1276
认识老舍（下）	樊 骏 / 1296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李 怡 / 1319
解读文学所	杨 义 / 1334
有声的中国	
——“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陈平原 / 1361
“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	姜 涛 / 1400

第四卷

当代文学

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	何其芳 / 1421
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	严家炎 / 1450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从《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剧本说起	茅 盾 / 1458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	朱 寨 / 1491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	
——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	刘登翰 / 1503
美丽的遁逸	
——论中国后新诗潮	谢 冕 / 1517
当代西绪福斯神话	
——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	吴 俊 / 1531
废墟上的精魂	
——《白鹿原》论	雷 达 / 1546
九十年代：对当代文学史的挑战	
——兼论当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与观念诸问题	於可训 / 1566
“当代文学”的概念	洪子诚 / 1578
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陈思和 / 1595
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	
——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	李 杨 / 1610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谢有顺 / 1632
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	南 帆 / 1646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罗 岗 / 1663
在历史的“阴面”写作	
——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	陈晓明 / 1682
《心灵史》的历史地理图	程光炜 / 1704
“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	张清华 / 1719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	
——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	丁 帆 / 1742
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	吴秀明 / 1760



古代文学



陆游及其创作

程千帆

南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陆游及其创作，和当时最杰出的词人辛弃疾及其创作一样，是从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肥沃土壤中生长出来，而又反过来以其业绩使得这一广大的精神生活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了的。活了八十六岁的陆游，生于靖康事变的前两年，而死于蒙古势力已经在北方代女贞而兴起的时代。他亲身经历了南宋帝国整个的前半期，并且在其诗歌中如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长久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

陆游（1125～1210），字务观，五十二岁起，又别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县）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新政的赞助者；父亲陆宰，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当宋高宗绍兴初年，陆游还是一个孩子，但他已经从自己的父亲和父亲的朋友那里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这些长辈“言及靖康北狩，无不流涕哀痛”^①，给了少年陆游以深刻的印象。同时，在这个有教养的家庭中成长起来，他又从小就表现了对于文学的酷爱。据诗人晚年的回忆，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②这对于他后来之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三十岁以前，陆游还遭遇过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他娶的妻子唐氏，和他母亲本是姑侄。小夫妻俩感情极好，而翁姑却不喜欢这个媳妇。陆游终于被迫离婚。唐氏也另行改嫁。这一不幸事件，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折磨着诗人的心灵。此外，陆游在政治上，也遭到了奸相秦桧的

① 陆游：《跋周侍郎奏稿》。

② 《跋渊明集》。

打击。1153年，浙江举行考试，秦桧希望试官陈阜卿将第一名给与他的孙子秦埙。但这位爱才的试官却将陆游擢置第一，秦桧大怒。到了第二年，陆游到临安赴礼部试的时候，就被黜落了。一直到三十八岁，才被朝廷赐进士出身。诗人在晚年回想到这些事，都还很感慨。

1158年以后，陆游开始出任一些小官，有时在外地，有时在临安。这时，宋、金对峙虽然久成定局，但女贞贵族仍然不时南侵。它证明了和议之决不可恃。但南宋小朝廷却反而在1164年撤除两淮边备，向金人献媚，希望苟安。也就在这一年，陆游竟被一些毫无心肝的官僚弹劾，说他不该力劝爱国将领张浚对金用兵，而朝廷也就将他通判隆兴军府事的官职免去了。当然，这是不能也没有改变诗人对于时局的看法的。

1170年，陆游奉命担任通判夔州军州事。入蜀的壮游，对于这位已经成熟的诗人来说，是很合适的。他溯江西上，他看了祖国长江沿岸雄丽的山川，并凭吊了屈原、杜甫的遗迹。入川以后，又因工作的调动，到过四川境内的许多名城如成都、嘉州、蜀州、汉州等。1172年，诗人并参加了宣抚四川的枢密使王炎的幕府，过了一段短时期的军事生活。王炎所宣抚的这一支部队，是南宋初年的名将张浚及其部下吴玠、吴璘所训练出来的，以忠勇善战著名，深为金人所畏惧。陆游在那里虽然住得不久，但从其作品中看来，这一段生活是充实了他的心灵和艺术的。四川的风物吸引着诗人，不仅使他在居川六年中写出了许多好诗，而且还使他将整部诗集定名“剑南诗稿”，用作纪念。

1178年，陆游出川东归。这时，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在其后十多年当中，他仍然在福建、江西、浙江和临安等地，担任着一些不能抒展自己抱负的官职。六十六岁以后，才退居故乡，过着贫困而宁静的生活，但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却至死不能忘怀。所以当韩侂胄请求他作“南园记”时，他明明知道韩侂胄是一个颇不理于众口的人，但又因为他是主张北伐中原的，还是毅然答应了，后来竟然因此得罪。在他逝世前一年写的一篇题跋里，他还写道：“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虏方张，视之蔑如也。卒能使虏消沮退缩，自遣行人请盟。会秦丞相桧用事，掠以为功，变恢复为和戎，非复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

抱愤入地者，可胜数哉！今观傅给事与吕尚书遗帖，死者可作，吾谁与归！”^①

人民和一切爱国者力图反抗侵略，恢复中原，而无耻的投降派则“变恢复为和戎”，扼杀了爱国者神圣的意愿，终于使得不仅中原的恢复成为不可能，就是江南偏安的局面也难以保持，这就是陆游所生活着的时代的基本局势。陆游的诗歌正是充分地反映了这种局势的。同时，他还是以其诗歌作为武器，始终如一地为扭转和改变这一种局势而斗争，一直到死的。在“示儿”一诗中，诗人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正是陆游的，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庄严的誓言。诗人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的创作，在其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战斗作用。

二

陆游是一个豪放不羁、富于热情的人。他这种性格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风尚是互相抵触的。因而虽然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又享有老寿的年龄，他的行迹却显得平常。只是在他的创作里，他的受到压抑的性格，才通过不同的反映，而得到完整的表现。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创作道路，篇章异常丰富的陆游，其作品风格前后是有所不同的。大体上说，他早年的诗，显示了一个青年作者的才华，也显示了一般青年作者所容易产生的片面地追求技巧的偏向。三十岁以后，陆游认识了当时著名的前辈江西派诗人曾几，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受到了不少的启发。他每次见着曾几，“必闻忧国之言，”^② 同时，在诗风上，他也开始注意绚烂以外的平淡，藻绘以外的宏大。但陆游的浪漫性格与早年的修养，却使他只能为江西派的清新而不能为其瘦硬，只能为江西派的平淡而不能为其生涩。他终于以清新宏丽的语言、悲壮磊落的情调，发为感激豪迈的声音，而和一些江西派作者区别开来，自成一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欲窥宏大。”^③ 入蜀以后的壮游和短期的军中生活，则更助长了诗人在这一方面的发展。

^① 《跋傅给事帖》。

^② 《跋曾文清公奏议稿》。

^③ 《示子遹》。

在其著名的作品《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诗人写道：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限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

从诗人这种对于自己所达到的艺术意境的精确描绘中，我们可以窥见他中期作品成就的一斑。陆游的从四十六岁入蜀以后到六十六岁左右的诗，是大致可以归入这一时期的；而三十岁到四十六岁左右，则是他和江西派由离而合，再由合而离的一个时期。

陆游六十六岁以后的作品，虽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其中期的豪壮风格，但退居生活的各方面，却成了他最习见的诗题，因此风格更趋于闲适淡泊。对于陆游来说，这正是“志士仁人，抱恨入地”的悲愤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清人郑燮论及陆游诗多题少的缘故，认为这是由于“南宋时君父幽囚，栖身杭越，其辱与危亦至矣。讲理学者，推极于毫厘分寸，而卒无救时济变之才。在朝诸大臣，皆流连诗酒，沉溺湖山，不顾国家大计。是尚得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诗歌而劳吾赠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却诗债而已”^①。这是一个有见解的论点，而它用之于说明陆游最后二十年的创作，是更其适合的。

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数的著述宏富的大作家之一。平生所写的诗，有一万多篇，现存的还有九千多篇。此外，还写了《南唐书》、《入蜀记》等有价值的著作和为数不多的可具相当优秀的词。《唐宋诗醇》曾经概括地评论这位诗人的思想和艺术说：“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游沉在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

^① 《板桥家书》。

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咏歌以寄其意。此与杜甫之诗，何以异哉？诗至万首，瑕瑜互见，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荡涤。若捐疵类，存英华，略纤巧可喜之词，而发其闳深微妙之指，实可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同工，追配东坡而无愧者也。”这些意见，我们认为大体上是中肯的。

三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陆游对于当时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是有着深切的理解的。那是一个广大人民爱国精神高涨的时代。兴复祖国、驱除敌寇成为人民最普遍的和最迫切的愿望。这种愿望，也正是陆诗最重大的主题和题材。在诗人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对于祖国命运的无限关怀，像一道不竭的流泉，从头到尾贯注在他的诗篇里。尽管从数量上来说，这类的作品不是最多的；但从质量上来说，它们却是最高的。爱国主义给与了陆游以强大的力量，使之成为一个永垂不朽的伟大作家。

陆游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迫近这一重大的主题的。首先，他对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作了正面的歌颂。在南渡初年的宋、金战争中，宋军曾打过几次大胜仗，如韩世忠黄天荡之捷、吴玠兄弟和尚原及仙人关之捷，对南宋政权都起了积极的巩固作用。这时，诗人还在儿童时代，没有能将这些振奋人心的事迹收入诗篇。可是，当1140年（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大破金兵，收复了西京（洛阳）等重镇，形成北伐胜利的空前有利形势的时候，陆游已经十六岁了，他立刻就写出了如下的一个名篇：

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

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

——《闻武均州报已复西京》

不可遏止的欢欣鼓舞使得这一篇作品具有非常愉快的情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篇不只是歌颂了目前的胜利，而且透露了诗人对今后取得更大胜利的信心。这使得诗篇在现实的描写中渗和着浪漫的色彩。这正是陆

游爱国诗篇的特征之一，而它是在早期的作品中就出现了的。

不幸的是，在其后的年代里，值得诗人正面歌颂的胜利却并不很多。因此，往往只是一点传闻，也能够引起他的激动。如在六十岁的时候，他曾有《闻虏酋遁归漠北》诗。在六十岁所写的《秋夜泊舟亭山下》诗中，则有“羽檄未闻传塞外，金椎先报击衙头”的句子，并自注道：“闻虏酋行帐为壮士所攻，几不免。虏语谓酋所在为衙头。”而其实，这些消息都是道路传闻之误。尽管这类的作品是较少的，但渴望胜利，渴望自己有机会歌颂胜利，却正是陆游创作的主要动力。

像神话中被巨灵的手掌劈开的两座山永远强烈地要求着复合在一起一样，在南宋种族政权下生活的人民和在女贞侵略者统治下的人民都为祖国的胜利和统一而不懈怠地斗争着。但在异族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的沦陷区人民，实际上却是更其痛苦的。他们迫切地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老是得不着事实上的答复。他们对祖国是那么忠诚，然而腐朽的赵氏皇朝却对他们那么淡漠。陆游于是不得不宣泄他们的心声，并且尽情地颂扬着他们对于祖国的深厚无比的情感。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如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夜读范致能‘揽辔录’，
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亿昨王师戍陇回，遗民日夜望行台。不论夹道壶浆满，洛筍河鲂次第来。^①

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深恩不忍忘。^②

——《追忆征西幕中旧事》

这些小诗非常其实地写出了沦陷区普通人民的感情。壮丽雄峻的祖

① 原注：“在南郑时，关中将吏有献此二物者。”

② 原注：“关中将校密报事宜，皆以蜡书至宣司。”

国河山，本来就随时随地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使人对之发生无条件的向往，何况还看到祖国派来的使节呢？然而，这些忠于祖国的生活在敌人铁蹄下的遗民，却还不知道那个偏安的小朝廷是如何地倒行逆施，残害忠良，谄事敌寇，“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① 如果知道了，更不知道会陷于怎样的痛苦了。陆游在前两篇诗中所写的，是遗民的感情，更是自己的感情。因为他是生活在小朝廷所在的南中国，对于这些可悲的事实，是比北中国的遗民知道得更多，因而也就更加伤痛的。

后两篇绝句则写出了另外一个历史真实，即许多中国人民虽然被迫屈身异族，可是对自己的祖国却永远念念不忘。他们非常希望王师的到来，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断地提供敌方的军事情报，但赵宋皇朝却同样地辜负了他们。当诗人晚年想起这些情况的时候，不只是慨叹，而且是愤怒的。所以在这一组诗的第一篇中，他就说：“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

有忠勇善战的将士，有成千上万心甘情愿为祖国献出生命的爱国者，为什么还不能打退敌人的侵略，使破碎的河山重归一统呢？陆游不能不指出：统治阶级应该负责。他不能不严厉地谴责他们。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关山月》

客从城中来，相视惨不悦。引杯抚长剑，慨叹胡未灭。我亦为悲愤，共论到明发。

向来酣斗时，人情愿少歇；及今数十秋，复谓须岁月。诸将尔何心，安坐望旄节？

——《客从城中来》

^① 胡铨：《请斩秦桧、孙近、王伦，羁留虏使疏》。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

——《追感往事》

《关山月》，托为老军人的自白，揭露了那些放弃了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而沉溺于狗马声色之好的将军们。和这些无赖们对照着，陆游在诗篇中也写出了普通战士恢复中原的壮心和中原人民对于恢复的殷切期待。《客从城中来》是可以和前一篇互相补充的。由“和戎诏下十五年”到“及今数十秋”，对于任何一个爱国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难堪的漫长过程。对于那些拥兵自重，只图自己升官发财的将帅们，陆游是再也无法忍住他尖利的讽刺了。《追感往事》指出的是：秦桧虽然在其死后遭受到了批判，然而实际上，只知道全躯保妻子的误国大臣何只秦桧一人？同时，诗人也想到：东晋之初还有为祖国的被侵略而流泪的周顗等人，更有不屑于流泪而一心一意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①的江左夷吾王导，可是，现在连流泪的人都找不着了，难道不更可悲吗？事实上，南宋政权稳定之后，贵族官僚们都在南方置了良田美宅，买了舞女歌儿，同样地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早把恢复中原的大计，置之脑后了。这些愤怒的控诉和深沉的叹息，正是现实局势的真实写照。

陆游的恢复中原的雄心大志，他对于人民愿望和现实政治局势之间的矛盾的深刻体会，都使得他不能不产生一种悲愤的感情。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而发生的英雄迟暮之感，也掺和在这一个悲愤里。它是强烈的，同时又是低沉的。以这种感情为原料，陆游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寂寞的可是又不甘寂寞的英雄形象。

蜀栈秦关岁月遁，今年乘兴却东游。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

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泪已流。

——《登赏心亭》

夷甫诸人骨作尘，至今黄屋尚东巡。度兵大岘非无策，收泣新亭要有人。

① 《世说新语·言语篇》。